

戰時國民政府勢力進入新疆始末 （1942-1944）

高素蘭

摘要

1933年國民政府原擬趁新疆政權更迭之機控制新疆，然因對新疆政情瞭解不夠，致政策失當，坐失良機。

盛世才實行親蘇政策，蘇聯勢力滲入新疆，摒除國府勢力。國府並未放棄新疆，戰前多次進行試探工作均告失敗，及至盛、蘇關係破裂，經第八戰區司令長官朱紹良數度銜命出關調處，國府力量始得以進入疏離近十年的新疆。

國府與盛世才採分工方式，即中央負責經濟合作問題的談判，盛世才負責撤走蘇聯人員和駐軍的交涉，終於清除蘇聯在新疆之勢力。

國府向新疆派遣外交、黨務各類人員，作為將來取代盛世才勢力的骨幹力量。1942-1943年，國府各方面的部署逐次就緒，各部門的活動也漸次展開。

蘇聯不甘退出新疆，製造中蘇邊界軍事衝突，導致中蘇關係惡化，並稱盛世才是改善中蘇邦交的障礙，而國府亦有撤換盛世才的打算。1944年，調盛世才為農林部長，國民政府方完全收復新疆。

關鍵詞：國民政府、盛世才、新疆、蘇聯。

The Forces of National Government Entering Xinjiang during the War (1942-1944)

Su-lan Kao*

Abstract

In 1933, the National Government intended to control Xinjiang by taking advantage of the change of Xinjiang regime, but because of inadequate understanding the political situations in Xinjiang, so it resulted in mislead policy.

Then Shen Shih-tsai adopted the pro-Soviet policy and the Soviet influence entered into Xinjiang, excluding the forces of National Government out of the province. Yet the National Government did not give up; it tried to win Xinjiang back several times before the War, but in vain. Until Shen broke up the relation with the Soviet, and the Chief Commander of the Eighth War District, Chu Shao-liang, was ordered to negotiate with Shen Shih-tsai. The forces of National Government were then able to get hold of Xinjiang after ten years of disengagement.

The National Government and Shen worked side by side, the former is responsible to the issue of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the latter responsible for the negotiation of the withdrawal of the Soviet officials and troops. The influence of the Soviet was finally removed from the province.

Then the National Government sent its personnel to enter into Xinjiang in charge of the diplomacy and party affairs, as a cadre of replacing Shen's forces in the future. During 1942-43, all sorts of arrangements were settled down and they started their task in Xinjiang.

The Soviet was rather unhappy about being expelled from Xinjiang and tried to create military conflicts on the border, leading to the deterioration of the relations between the National Government and the Soviet. The Soviet claimed that Shen was an obstacle to the friendship between both two nations. The National Government also decided to replace Shen. In 1944, Shen was transferred to the position of the Minister of Agriculture and Forestry, the National Government completely controlled over Xinjiang finally.

Keywords: National Government, Shen Shi-tsai, Xinjiang, Soviet.

* Researcher, Academia Historica.

戰時國民政府勢力進入新疆始末 （1942-1944）*

高素蘭**

壹、前言

新疆古稱西域，境內戈壁大沙漠遼闊，四周山嶺環繞，對外交通困難，雖早在漢唐時代即入中國版圖，但實際並未完全臣服，時附時叛，分合無常，有清一代曾數度對其用兵，待左宗棠平定回亂，善為經營，1884（光緒10）年改建行省，民國仍之。然其主權仍處於半獨立局面，與中央之隸屬關係，不過名義而已，直至1944年，國民政府方完全收復。

先是，1933年新疆發生「四一二」政變，推翻金樹仁，盛世才以平亂有功，被推為臨時邊防督辦，進而取得新疆統治權。國民政府原擬趁新疆政權更迭之機控制新疆，於同年6月、9月兩次派黃慕松（時任參謀本部次長）、羅文幹（時任司法行政部長兼外交部長）以宣慰及視察名義入新，然因國府對新疆政情瞭解不夠，以致政策失當，坐失良機。

國民政府與盛世才爭奪新疆政權的結果，加深彼此之疑忌，造成盛世才與中央失和，愈行愈遠。盛世才在面對省內各方勢力夾擊，又無中央奧援，勢孤力單的情況下，標榜「反帝親蘇」，尋求蘇聯援助，以固權位。由於此一親蘇政策，蘇聯介入新疆之政治、經濟、軍事，得以在新疆擴張其勢力。

盛世才執政後，表面上雖稱「保障新疆永遠為中國領土」，¹ 卻不許

* 本文承蒙兩位匿名審查人提供寶貴意見，特此致謝。

收稿日期：2007年4月15日；通過刊登日期：2007年8月27日。

** 國史館協修

¹ 陳紀澄：《新疆鳥瞰》（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民國62年5月，臺2版），頁6。

中央插手新疆，並下令撤銷中國國民黨新疆省黨部；以新疆戰事未寧爲由，電阻歐亞航空公司飛行新疆上空；² 拒綏新汽車公司自哈密西駛，沒收三民主義教科書；³ 在星星峽設檢查站，未經批准，任何人不准入新疆境內，⁴ 嚴守通往內地的通道，儼如一獨立國，把國府可能及於新疆的勢力掃蕩殆盡。

國府當然不願見到盛世才親蘇及蘇聯勢力在新疆發展，然當時中央外困於日本，內困於共軍，只有默認新疆情勢，但這並不意味著國府放棄新疆，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委員長蔣中正曾謂：「中央無論如何不能放棄西北，中央數年以來，確認西北爲北方國防之根據。」⁵ 只是在等待時機入新。

國府對新疆之前途深表關切，在黃慕松、羅文翰宣撫新疆失敗後，於行政院內設「新疆建設計畫委員會」，⁶ 專門規劃建設新疆的事宜。任原新疆黨部黨務特派員宮碧澄爲新疆駐京辦事處代處長，把在關內的維吾爾族人士伊敏、艾沙、麥斯武德等安插在國民黨中央黨部和蒙藏委員會等單位，⁷ 以爲將來進入新疆的核心力量。這期間（1933-1934）並有白崇禧（時任贛粵閩湘鄂剿匪軍南路副司令）入新疆的呼聲、黃紹竑（時任內

² 〈盛世才致交通部刪電〉（民國22年12月15日）《交通部檔案》，轉引自簡笙簧：《西北中蘇航線的經營》（臺北：國史館，民國72年6月），頁181。

³ 安寧：《新疆內幕》（新加坡：創墾出版社，1952年8月19日），頁80。

⁴ 趙明：〈盛世才與國民黨〉《新疆烈士傳通訊》，1987年第3期，頁25。

⁵ 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黨史委員會：〈蔣中正令楊虎城痛切悔悟函〉（民國26年1月19日）《革命文獻》，第95輯—西安事變史料（下冊）（臺北：中央文物供應社，民國72年6月），頁176。

⁶ 民國23年2月20日行政院院會決議設立。但因新疆戰亂日益擴張，雖有許多學者對新疆建設提出建議，均置諸高閣，無法實施，其作用僅止於現勢報告及起草計畫。見張大軍：《新疆風暴七十年》（六）（臺北：蘭溪出版公司，民國69年10月），頁3141、3144-3145。

⁷ 趙明：〈盛世才與國民黨〉《新疆烈士傳通訊》，1987年第3期，頁25。

政部長）入新疆的準備，⁸ 均未實現。1935年，國府派駐蘇聯大使館武官鄧文儀赴新疆，觀察情勢，處於盛氏嚴密監視下，⁹ 鄧氏在新疆逗留不及一個月，毫無所獲，這是抗戰前國府最後一次對新疆的試探工作。¹⁰

本文擬運用國史館典藏《蔣中正總統檔案》中的〈籌筆—抗戰時期〉、〈特交檔案—新疆問題〉、〈文物圖書—事略稿本、困勉記〉及《國民政府檔案》中的〈邊區人事法令〉、〈新疆特派員公署任免〉；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典藏之《外交部檔案》；盛世才發表的《新疆十年回憶錄》（節錄本），及參考其他散見的中、英、日文書刊，以探討1942-1944年國府如何掌握時機利用盛世才與蘇聯關係變化，如何運用策略與盛、蘇交涉談判，終而收回新疆主權，其過程與情節甚為繁複詭譎。論述國府與蘇聯交涉關係理當參閱俄國資料，以釐清史實，然囿於俄文能力不足，無法閱讀俄文資料，是本文受限之處。

貳、爭取盛世才內向

抗戰前國府多次對新疆進行試探工作均告失敗，及至盛、蘇關係破裂，經第八戰區司令長官朱紹良數度銜命出關調處，中央統治力量始得以進入疏離近十年的新疆，開啟新疆歷史的新頁。

盛世才在軍事上雖獲得勝利，但擺在面前的是歷經戰禍、貧窮飢餓、經濟崩潰的殘局。盛世才不得已，於1933年10月下旬電呈中央表示：「新省善後需款約千萬，民力久疲，難籌，希中央接濟，不得已時

⁸ 「汪兆銘電蔣中正新疆亂事日擴，黃紹竑擬藉視察寧夏北行，已催孔祥熙速籌款，並祈電飭軍事方面速行準備」（民國23年2月14日），〈特交檔案—一般資料〉《蔣中正總統檔案（以下簡稱《蔣檔》）》，國史館藏，典藏號：002080200147134。1934年春，黃紹竑由甘肅去新疆途中，知盛世才得蘇聯援助擊敗馬仲英，收拾張培元，無意內向，便折返。見趙明：〈盛世才與國民黨〉，《新疆烈士傳通訊》，1987年第3期，頁25。

⁹ 鄧文儀：《遊蹤萬里》（臺北：著者自刊，民國43年8月，增訂再版），頁115。

¹⁰ 安寧：《新疆內幕》，頁82。

將舉債。」¹¹ 但中央或因財政困難，懸而不決，未予接濟，或鞭長莫及，未及反應，待其向蘇聯進行貸款時，外交部照會蘇駐華大使鮑格莫洛夫（Bogormolov）稱：「嗣後各機關無論以何項名義所締結之借款契約，凡未經國民政府核准者，一概無效。」¹² 1934年7月，蔣中正表明「新疆借款事，須經中央審查批准，且須派員監督其用途。」¹³ 「在國府未明確表示核准該合同以前，不予簽字，否則國府不予承認。」¹⁴ 但盛不僅從蘇聯借得款項，且數目還在不斷增加。國府利用外交手段，無法阻止蘇聯接濟盛，更無法阻止蘇聯勢力滲入新疆。¹⁵

國府很瞭解盛與蘇的關係，但對盛無技可施，又怕一旦解除其職務，造成公開叛變，國府亦將無力鎮壓，¹⁶ 且戰時蘇聯對我軍需供應之運送又須經過新疆，自無法向蘇提出要求，國府不想得罪蘇和盛，只得靜觀其變，設法爭取盛世才內屬。

9月，蔣電盛，說明黃慕松、羅文幹訪新並無他意，並稱盛所陳今後治新方針「允為扼要」，惟要注意新疆對蘇之謀親睦，「必須為中國為中央而和俄，決不可為蘇俄而和俄，尤不可採取緊閉後門大開前門之政策。……並期作黨國之長城。」¹⁷ 但盛與國府間互信不足，決非短時間所能消除。國府在對盛無可奈何之際，也展現出驚人的耐心，在新省名實尚未全

¹¹ 《大公報》，天津，民國22年10月24日，版3。

¹² 〈關於新疆省擅與蘇方簽訂協定或契約未經中央核准不能認為有效案〉（民國23年6月12日），《外交檔案：新疆省政府向蘇新貿易公司借款案》，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藏，原檔北字2611號D-1-3。

¹³ 中華民國外交部：《蘇聯對新疆之經濟侵略》（臺北：外交部，民國39年7月），頁34。

¹⁴ 中華民國外交部：《蘇聯對新疆之經濟侵略》，頁36。

¹⁵ 黃建華：《國民黨政府的新疆政策研究》（北京：民族出版社，2003年4月），頁65。

¹⁶ Tien-fang Cheng, *A history of Sino-Russian Relations*, Washington D.C. 1957, p. 177.

¹⁷ 蔣中正稱：黃慕松去新疆純宣慰性質，羅文幹係自請赴新，考察邊情。〈致盛世才妥慎處理新疆事務電〉（民國23年9月26日），秦孝儀主編：《先總統蔣公思想言論總集》，卷37，別錄（臺北：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黨史委員會，民國73年），頁105-107。

失之前，對新省當局仍不能不顧情面，以示國府全般之信賴，¹⁸ 對大西北領土主權行政的完整，仍力圖名義之保持。1935年，進而任命盛為中國國民黨第五屆中央監察委員，略示籠絡。

1940年6月，國際形勢的變化出現契機，由於歐戰失利，英國對日本讓步，封鎖我國西南對外通道—滇緬公路。¹⁹ 至珍珠港事變日本南侵並進入東南亞後，中國大後方飽受威脅。為直接控制新疆的對外通道，更慮及中共擴及新疆打通國際路線與蘇聯打成一片，來改變整個亞洲的形勢，²⁰ 蔣中正以為只有先解決新疆，才能解決中共，²¹ 所以國府對新疆更為注意，在甘肅酒泉一帶建築國防工事，切斷中共與蘇聯的國際通道。²² 蔣中正又審察國際形勢與日本戰略，認為今後西北地區將成為軍事重心，特指示第34集團軍總司令胡宗南，將陝甘各軍戰鬥序列編成三個集團軍，以鞏固西北防線。²³ 又因為要控制新疆，必先設法控制河西走廊，所以把馬步芳部隊調出河西走廊，由胡宗南接防，改派馬步青為柴達木屯墾督辦，²⁴ 使國軍得以進駐隴西，為進新疆取得基點。此時蘇聯為應付緊急戰況，將駐中亞部隊西調，沿新邊境漸成空虛狀態，盛反蘇時機漸臻成

¹⁸ 〈蔣介石為在行政院設立專職人員辦理新疆事務致孔祥熙代電〉（1941年1月31日）轉引自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編：《中華民國史檔案資料匯編》，第5輯第2編，政治（四）（江蘇：古籍出版社，1998年），頁784。

¹⁹ 英國禁止中國使用滇緬公路運送軍用物資三個月，此被稱為「遠東的慕尼黑」（A Far Eastern Munich）。見張玉法：《中國近代現代史》（臺北：東華書局，民國77年5月，第10版），頁417。

²⁰ 蔣中正：《蘇俄在中國》（臺北：中央文物供應社，民國46年7月5日，第4版），頁102。另見教育部主編：《中華民國建國史》，第4冊—抗戰建國（三）（臺北：國立編譯館，民國79年1月），頁286。

²¹ 〈任弼時致陳潭秋電〉，（1942年5月7日），轉引自朱培民：〈再論中共與盛世才的關係〉，《新疆烈士傳通訊》，1990年第1期，頁29。

²² 李帆群：〈盛世才投靠國民黨的前前後後〉，《新疆文史資料選輯》，第22輯（1987年11月），頁86。

²³ 民國30年6月27日條，秦孝儀主編：《總統蔣公大事長編初稿》，卷4（下）（民國67年10月），頁702。

²⁴ 孫越崎：〈抗戰期間兩次去新疆紀略〉，《文史資料選輯》，第84輯，頁140。

熟，²⁵ 而國府則加緊拉攏盛氏的活動，直接控制新疆對外通道。

1941年國內外局勢丕變，德蘇戰爭爆發後，蘇聯為應付德國進攻，停止對華援助，至此新疆在抗戰中作為中國國際交通要道的作用即行結束，²⁶ 國府解決新疆問題就了無顧忌。

德蘇戰爭蘇聯節節失利，不僅不能如過去支援盛世才，反要求盛對蘇聯抗德戰爭進行援助，尤其是急迫的石油，故對獨山子油礦之榨取愈益積極，再度逼盛簽訂合辦獨山子油礦之協定。²⁷ 同時多次逼迫限期還債，債務又必須用實物償還。²⁸ 盛為了還債，稅收改徵實物，用牛皮、羊皮等代之，對農牧民是一大負擔，違背了盛與蘇聯結盟的宗旨。²⁹ 蘇聯對新疆壓迫愈甚，盛愈感切身威脅。

原先蘇聯在完成侵略新疆步驟後，準備殺害盛世才，以盛之胞弟盛世騏（新疆機械化旅長）掌握新疆，³⁰ 陰謀洩露，盛世騏被暗殺隕命。盛世騏之死，盛世才憤恨難平，感嘆莫斯科被德軍圍困時，新疆立即募款救濟，並以最低價賣5,000匹馬為運輸工具。種種全力以赴的結果，換得手足被殺，³¹ 最感痛心並深悔藉外力護位的後果。³² 此後，盛世才對蘇聯採取敵對態度，乃決定反蘇，投靠國府。

²⁵ 安寧：《新疆內幕》，頁155。

²⁶ 朱培民：〈再論中共與盛世才的關係〉，《新疆烈士傳通訊》，1990年第1期，頁28。

²⁷ 盛世才拒絕簽字，「盛世才陳報新省政情六項」（民國31年7月10日），〈特交檔案—新疆問題（以下簡稱〈新疆問題〉）〉，第53卷，《蔣檔》，典藏號：002080101053005。

²⁸ 高登榜：〈難忘的戰鬥歲月〉，《中共黨史資料》，第25輯（1988年3月），頁64。

²⁹ 朱培民：〈再論中共與盛世才的關係〉，《新疆烈士傳通訊》，1990年第1期，頁29。

³⁰ 郭廷以：《俄帝侵略中國簡史》，收入《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編》，第99輯（臺北：文海出版社，民國69年9月），頁98。

³¹ Allen S. Whiting & Sheng Shih-ts'ai: *Sinkiang: Pawn or Pivot?* (以下簡稱《Sinkiang》) Michigan State University, 1958, pp. 245-246.

³² 李郁塘：〈「關外王」的沒落〉，《中外雜誌》，第38卷第1期（民國74年7月），頁65。

1941年12月，國府從駐蘇武官郭德全處得悉盛有歸順的跡象，³³ 便積極作出回應。蔣中正於1942年4月派新疆駐重慶辦事處主任張元夫至新疆，與盛世才商洽新疆問題。5月，唐縱會晤張元夫時，問及盛與共黨之關係，張曰「決非同一路線」，可見盛已決心與蘇決裂，因此認為「此時應設法溝通中央與新疆的關係，雙方多來往。」³⁴ 與此同時，盛也在設法靠攏國府，派五弟盛世驥去重慶，商討解決西北交通問題；³⁵ 並前往中央訓練團受訓。蔣與盛世驥會談，雙方立場更加接近，是國府和盛世才改善關係的第一步。

蘇聯眼見其在盛氏執政期間奠下的基礎，旦夕間竟成泡影，自是非常懊惱，然其時是德蘇戰爭最吃緊的時刻，急需英、美支持，也須與中國保持友好關係，³⁶ 情勢上不容許蘇聯對盛採取嚴厲對策。³⁷ 蘇聯只好派外交次長狄卡諾索夫（Dekanozov）至新疆，辦理解決獨山子油礦及其它重要問題，³⁸ 此舉顯示蘇聯仍未放棄其對新疆的經營。盛世才自知不容於蘇

³³ 郭德全經新疆去蘇聯，在與盛談話中，盛反復表示了他對蔣中正的尊敬。郭抵蘇之後，立電蔣謂：盛正在重新考慮他的地位，有可能準備改善其與國府的關係。向青、石志夫、劉德喜主編：《蘇聯與中國革命（1917-1949）》（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1994年6月），頁475。

³⁴ 公安部檔案館編注：《在蔣介石身邊八年——侍從室高級幕僚唐縱日記》（以下簡稱《唐縱日記》）（北京：群眾出版社，1991年12月，2刷），頁279。

³⁵ 1942年4月，西南重要國際通道滇緬公路封閉後，中國向蘇聯提出假道蘇境運輸美物資來華問題，蘇聯始終未允。蔣與盛世驥會談時，談及假道蘇聯、新疆運輸美國援華物資，在座的張元夫回答：「新疆空陸交通之利用決無問題，問題還在蘇聯。」這等於明確表示新疆方面願意開通新疆與內地間的交通線。公安部檔案館編注：《唐縱日記》，頁279。

³⁶ 朱培民：〈論蘇聯、共產國際與新疆盛世才的關係〉，《新疆烈士傳通訊》，1989年第1期，頁19。

³⁷ 吳相湘：《俄帝侵略中國史》，下篇（臺北：國立編譯館，民國46年5月，第2版），頁443。

³⁸ 獨山子油礦，於1939年開始經營，並無任何協定或合同，僅由蘇方口頭商議，即行開採。見中華民國外交部：《蘇聯對新疆之經濟侵略》，頁78。經濟部長翁文灝認為在當時形勢中，蘇方代表來新，意在與盛世才洽商蘇新間根本問題，而不在與我國中央政府訂立合同。見「翁文灝呈蔣中正陳述對新省問題意見四項」（民國31年7月9日），〈新疆問題〉，第54卷，《蔣檔》，典藏號：00208101054001。

聯，極望國府支持，乃電請國府邀經濟部長翁文灝及第八戰區司令長官朱紹良至新疆，以中央政府代表之名義與蘇聯政府共同研商。³⁹

蔣中正曾說：「每思及新疆形勢，輒爲之心馳神往，更欲急於親往視察，作爲施政之參考。」⁴⁰ 今既有此機會，即派翁、朱聯袂前往，表面以翁出面，實際是要朱作軍事接洽，這是盛主新時期國府第一次派大員去新疆。⁴¹

1942年7月2日，朱紹良代表蔣中正赴迪化，首度與盛世才正式接觸，旨在瞭解情況，觀察動向，至關今後國府決策。蔣知道此時盛必有一番苦衷，最需要的莫過於國府的支持，以堅定其內向之心。所以指示朱紹良應與盛開誠懇談，使之澈底瞭解國府對彼之熱望與扶持之意，⁴² 並要盛世才關於新疆一切問題與朱長官開誠詳談，「當此國家絕續存亡之交，更爲吾人安危成敗相共之時者是也。」⁴³

朱與盛達成協議：凡新疆內部事務，無論軍政願以全權賦予便宜處理；其餘則一、嚴防蘇聯在各地鼓動事件；二、由內地抽調軍隊加強防務；三、在新疆成立國民黨黨部；四、防止中共在新竄擾建立新根據地；五、派人接收新疆航空委員會，成立西北交通委員會；六、派人接收外交辦事處。⁴⁴

³⁹ 「請速派翁部長來新，共商獨山子油礦」（民國31年6月28日），〈新疆問題〉，第53卷，《蔣檔》，典藏號：002080101053008。

⁴⁰ 民國30年10月30日條，秦孝儀主編：《總統蔣公大事長編初稿》，卷4（下），頁726。

⁴¹ 翁文灝同時是資源委員會主任委員，常與蘇聯洽商，其至新疆可掩一部分耳目。羅家倫先生文存編輯委員會：〈回憶—盛世才的歸順中央和再圖叛變〉，《羅家倫先生文存》，第8冊（臺北：國史館、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黨史委員會，民國79年8月），頁363。

⁴² 「蔣中正電朱紹良與翁文灝等赴新疆洽商並使盛世才瞭解中央態度」（民國31年6月30日），〈籌筆—抗戰時期〉，第49冊，《蔣檔》，典藏號：002010300049026；民國31年6月30日條，秦孝儀主編：《總統蔣公大事長編初稿》，卷5（上），頁128。

⁴³ 中華民國外交部：《蘇聯對新疆之經濟侵略》，頁55-56。民國31年7月11日條附錄，秦孝儀主編：《總統蔣公大事長編初稿》，卷5（上），頁142-143。

⁴⁴ 「朱紹良與盛世才長談情形條列」（民國31年7月11日），〈新疆問題〉，第54卷，《蔣檔》，典藏號：002080101054002。

盛世才除與朱紹良懇談外，還上書蔣中正陳述主政新疆十年來之親蘇詳細內情，及蘇聯侵略新疆之野心與事實，並稱今後絕對不能再與此類假的馬克斯主義者相合作，誓以至誠，效忠黨國。⁴⁵ 不論其言是否確實，這封信表明其思想與行動之轉變，訴說了盛世才棄蘇歸誠國府的決心。

蘇聯覺得事已不可挽回，令蘇聯駐華大使潘友新（Paniushkin）晉見蔣中正，遞交外長莫洛托夫（Molotov）致盛世才函，敘述盛氏過去勾結蘇聯之經過、最近反目、逮捕蘇聯在新疆工作人員；並揭露盛在1934年建議在新疆實施共產主義，漸及陝、甘各省等反蔣的言行，為蘇聯所勸阻。⁴⁶ 蘇聯之意在請蔣制裁盛世才，並表示其對中國無領土野心，及過去愛護中國之種種事實，希圖取得國府諒解，挑撥國府與盛的關係，遏阻盛與國府接近，迫盛鋌而走險，以孤立之。⁴⁷ 然而蘇聯的離間企圖落空，因國府已接受盛的懺悔，同時蔣中正重申：「貴國政府凡關於新疆之事，應與敝國政府交涉，不可與盛督辦逕行談判。」⁴⁸ 並告以國府已派朱紹良赴新疆，負責新省政治調查與督察事項。⁴⁹ 其意在告訴蘇聯，新疆是中國的一省，外人不能恣意橫行，以圖收回新疆不合法的外交權，斬斷新疆與蘇聯的關係，且將蘇方的表示告知盛世才，俾減輕盛受自蘇方之壓力，以堅

⁴⁵ 「盛世才陳報新省政情六項」（民國31年7月10日），〈新疆問題〉，第53卷，《蔣檔》。民國31年7月11日條附錄，秦孝儀主編：《總統蔣公大事長編初稿》，卷5（上），頁142。中華民國外交部：《蘇聯對新疆之經濟侵略》，頁55-59。

⁴⁶ 民國31年7月9日條附錄二，秦孝儀主編：《總統蔣公大事長編初稿》，卷5（上），頁137-140；〈蘇聯外交人民委員長莫洛托夫致新疆邊防督辦盛世才書〉（民國31年7月3日），秦孝儀主編：《中華民國重要史料初編—對日抗戰時期第三編 戰時外交（二）（以下簡稱《史料初編—戰時外交（二）》）》（臺北：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黨史委員會，民國70年），頁436-437。

⁴⁷ 〈軍事委員會參謀總長何應欽呈蔣委員長報告擬具收復新疆主權方略〉（民國31年7月13日），秦孝儀主編：《史料初編—戰時外交（二）》，頁438。

⁴⁸ 〈蔣委員長接見蘇聯駐華大使潘友新談話紀錄〉（民國31年7月9日），秦孝儀主編：《史料初編—戰時外交（二）》，頁441；民國31年7月9日附錄一，秦孝儀主編：《總統蔣公大事長編初稿》，卷5（上），頁137。

⁴⁹ 民國31年7月16日條，秦孝儀主編：《總統蔣公大事長編初稿》，卷5（上），頁148；〈蔣委員長接見蘇聯駐華大使潘友新談話紀錄〉（民國31年7月16日），秦孝儀主編：《史料初編—戰時外交（二）》，頁443。

定其內向之心。⁵⁰ 原本是盛、蘇間的關係遂演變成國府與蘇聯關係。

為加強新疆內向，8月15日，蔣中正巡視西北陝、甘、寧各省，親自部署軍事事宜。在青海省會西寧接見馬步芳、馬步青兄弟，撫慰彼等，使從側面支援中央的對新措施，讓中央軍入新疆之際能避免無謂的摩擦。⁵¹ 並指示彼等和衷共濟，開闢公路，建設飛機場，奠定鄰接新疆地區的防衛與開發之基礎。⁵²

蔣中正本擬赴新疆親晤盛世才，因迪化機場有蘇軍駐守，情況複雜，其左右為安全計及避免引起蘇方疑忌，勸阻其前往。⁵³ 最後決定由蔣夫人宋美齡代為前往傳達意旨，商決保全國家領土主權，還政於中央等問題。⁵⁴ 其主要意義在表示中央對盛的寬大與信任，以壯其膽。宋美齡對盛世才表示，中央對其堅決信任，將來新疆各項工作需要中央協助與否，全由盛決定，只要歸順中央，其仍可主政新疆。⁵⁵ 至此，盛對中央已無恐懼之心，⁵⁶ 表示擁護中央、盡忠黨國、絕對服從領袖，⁵⁷ 同意遵照指示：

⁵⁰ 趙明：〈盛世才投靠蔣介石內幕〉，《新疆社會科學》，1985年第3期，頁53。

⁵¹ 馬氏兄弟曾率兵入河西走廊，企圖向新疆擴張勢力，當時在青海柴達木盆地從事屯墾。香島明雄：〈新疆政變—國民政府の對應〉，《京都產業大學論集》，第12卷第1期，頁236。另收錄在香島明雄：《中ソ外交史研究一九三七～一九四六》（京都：世界思想社，1990年），頁118。

⁵² 古屋奎二著，中央日報社譯：《蔣總統秘錄》，第13冊（臺北：中央日報社，民國66年9月），頁62。

⁵³ 〈困勉記〉，卷73（民國31年8月19日），《蔣檔》，微捲號：266/1150；民國31年8月19日條，秦孝儀主編：《總統蔣公大事長編初稿》，卷5（上），頁181。

⁵⁴ 「蔣中正函告盛世才託宋美齡飛新慰勞餘意面談」（民國31年8月29日），〈籌筆—抗戰時期〉，第50冊，《蔣檔》，典藏號：002010300050017。隨行者有朱紹良、毛邦初（空軍總指揮）、梁寒操（軍事委員會政治部副部長）、吳忠信（蒙藏委員會委員長）、周昆田（蒙藏委員會委員）、吳澤湘（內定新疆外交特派員）等，包括外交、軍事、邊政及黨政人員，於民國31年8月29日飛抵迪化。

⁵⁵ 〈吳忠信主持新疆工作日記（1945年8月-1947年3月）〉（節錄）（1945年10月20日），轉引自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編：《中華民國史檔案資料匯編》，第5輯第3編，政治（五）（江蘇：古籍出版社，1998年），頁331。

⁵⁶ 〈事略稿本〉（民國31年9月5日），《蔣檔》，典藏號：002060100168005001x；民國31年9月5日條，秦孝儀主編：《總統蔣公大事長編初稿》，卷5（上），頁188。

⁵⁷ 盛世才：〈四月革命的回顧與前瞻〉，轉引自張大軍：《新疆風暴七十年》（九）（臺北：蘭溪出版公司，民國69年10月），頁4908。

一、先派第42軍由蘭州進駐安西、玉門，俾得控制哈密蘇軍之第八團；二、委派新疆外交特派員，收回外交權歸於中央，使蘇聯在新之外交，納入正軌；三、肅清新疆共黨；四、令蘇軍離開新疆境內；五、收回迪化飛機製造廠。⁵⁸

蔣中正為解決新疆問題，在西北陝、甘、寧、青四省停留一個月，終使盛世才歸誠國府的態度轉趨明朗，國府與其會商新局亦收成效，以盛兼第八戰區副司令長官，新疆省從此劃歸朱紹良的戰區統轄，接受國府的軍事建制，新疆還政國府問題大致底定。

參、蘇聯勢力退出新疆

此時國府對新疆漸有充分的認識，鑑於蘇聯在新疆占有強大的政治、經濟地位，新疆情勢仍值得憂心，所以如何運用這有利情勢達成治理新疆，便成為重要的課題。

軍事委員會參謀總長何應欽受命主持制定「收復新疆主權方略」（以下簡稱「方略」），確定了收復新疆的方針：一面利用盛之地位及力量並扶之，使其逐漸歸向，一面敷衍蘇聯，遲緩其對新之策動並盡速加強我甘青藏邊軍備，及一切必要之準備，俟機再確實控制之。⁵⁹

「實施要領」部分分為：「現在過渡時期」，對蘇仍本睦鄰政策，運用政略以遏止其對新採斷然行動為主眼；對盛以維持利用其地位為主眼，在政治、經濟、外交等方面加以善意扶助，俾增進其對中央之信賴，使逐漸中央化；在軍事上加強河西尤其是玉門附近兵力。「收復主權時期」，向蘇聯提出解決兩國外交懸案；並以中央軍有力部隊開入新疆各要點，以

⁵⁸ 〈困勉記〉，卷73（民國31年8月20日），《蔣檔》，微捲號：266/1150；民國31年8月20日條，秦孝儀主編：《總統蔣公大事長編初稿》，卷5（上），頁181。

⁵⁹ 〈軍事委員會參謀總長何應欽呈蔣委員長報告擬具收復新疆主權方略〉（民國31年7月13日），秦孝儀主編：《史料初編—戰時外交（二）》，頁438-439。

武力切實控制之。⁶⁰ 嗣後國府基本上依據這一方略進行收復新疆的準備。

依「方略」從過渡時期是依序進入收復主權時期，要乘日寇北進攻蘇，或蘇對德軍事慘敗，或其他我之國際地位更有利時機，向蘇聯提出「撤退駐新之紅軍第八團及空軍、戰車等部隊及一切非法案件之要求。」⁶¹ 然1942年7月，德國向蘇聯斯大林格勒方面發動進攻，目的之一在利用此城牽制蘇軍，便於德軍占領蘇聯的主要油田—巴庫油田，給蘇聯以毀滅性打擊。國府決定利用這一有利時機，將「方略」所定收復新疆的時間進行調整，主張在蘇、日仍相安無事時，與蘇聯交涉澈底解決新疆問題。⁶²

為牽制蘇聯在新疆的優越地位，國府首先開放英、美基督徒深入新疆傳教，希望喚起英、美對新疆的關心，使蘇聯行動多所瞻顧，稍加斂跡；⁶³ 其次並派遣有留美背景的吳澤湘為首任外交部駐迪化外交特派員，國府要從盛世才手中收回對外交涉權，由中央一元化處理。⁶⁴ 獲得迴響的是美國悟及西北地區日益重要，亦認為有必要派遣駐迪化領事，⁶⁵ 1943年4月中旬，英、美兩國先後在迪化設置領事館，表明在新疆問題上對國府的支持。

雖然國府極為重視新疆主權「中央化」，但實際運作上，對清除蘇聯在新疆勢力問題上是採分工方式進行，即由國府負責關於經濟合作問題的談判，如獨山子油礦和飛機製造廠問題；另由盛世才負責撤走蘇聯顧問、技術專家、地質勘探人員和在新疆駐軍（紅八團）的交涉。但要由盛

⁶⁰ 〈軍事委員會參謀總長何應欽呈蔣委員長報告擬具收復新疆主權方略〉（民國31年7月13日），秦孝儀主編：《史料初編—戰時外交（二）》，頁439-440。

⁶¹ 〈軍事委員會參謀總長何應欽呈蔣委員長報告擬具收復新疆主權方略〉（民國31年7月13日），秦孝儀主編：《史料初編—戰時外交（二）》，頁440。

⁶² 民國31年7月13日條，秦孝儀主編：《總統蔣公大事長編初稿》，卷5（上），頁147。

⁶³ 〈軍事委員會參謀總長何應欽呈蔣委員長報告擬具收復新疆主權方略〉（民國31年7月13日），秦孝儀主編：《史料初編—戰時外交（二）》，頁439。

⁶⁴ 〈新疆特派員公署任免〉（民國31年9月18日）《國民政府檔案》，國史館藏，檔號：063 / 535。

⁶⁵ U.S.Department of State *Foreign Relations of United States*, 1942, China, p. 693. 轉引自香島明雄：〈新疆政變—國民政府の對應〉，《京都産業大學論集》，第12卷第1期，頁225。

世才對蘇聯提出要求，而後國府再出面謀求對蘇聯關係的調整，⁶⁶ 即「方略」上所謂「利用盛之地位」，做「政略之運用」。⁶⁷ 事後蘇聯未行使任何抵抗就放棄該油礦權益，證明該策略是奏效的。

獨山子油礦是1935年盛與蘇口頭協議合資開採的，國府以新疆省為一地方行政單位與蘇聯訂約，有損主權完整，加以拒絕。⁶⁸ 自盛蘇關係破裂，盛提出擬由中央與新疆（各持股1/2）共同與蘇聯合辦，蘇聯不同意，仍欲與新疆合辦。⁶⁹ 嗣經商定由中央與蘇聯合辦，至新疆所占股份，則由中央酌行支配。⁷⁰ 可見國府不僅對新疆的政治（主權恢復）、軍事（中央軍入新）用心，還期待從收復後的新疆得到石油以供軍需。

中蘇雙方於1942年10月15日開始會商獨山子油礦合辦案，談判進行近五個月，⁷¹ 雙方在資本、管理、法律與土地使用上意見分歧，無法達成協議。至1943年5月17日蘇方忽然通知我外交部：蘇聯政府已決定將獨山子油礦設備拆卸運回蘇聯，⁷² 舉行近七個月的中蘇合辦獨山子油礦談判，遂戛然中止。為根絕蘇聯與獨山子油礦的關係，國府決定出價收買該礦設備，以免日後蘇方有所藉口，⁷³ 迭經交涉，最後蘇方以170萬美金讓渡。⁷⁴

⁶⁶ 香島明雄：〈新疆政變—國民政府の對應〉，《京都産業大學論集》，第12卷第1期，頁224。

⁶⁷ 〈軍事委員會參謀總長何應欽呈蔣委員長報告擬具收復新疆主權方略〉（民國31年7月13日），秦孝儀主編：《史料初編—戰時外交（二）》，頁438。

⁶⁸ 香島明雄：〈新疆政變—國民政府の對應〉，《京都産業大學論集》，第12卷第1期，頁218。

⁶⁹ 「盛世才呈蔣中正與蘇聯外交部次長狄卡諾索夫談話內容摘要」（民國31年7月17日），〈新疆問題〉，第55卷，《蔣檔》，典藏號：002080101055002。

⁷⁰ 中華民國外交部：《蘇聯對新疆之經濟侵略》，頁80。

⁷¹ 共經3次會商，另兩次分別為32年2月18日、3月8日。

⁷² 中華民國外交部：《蘇聯對新疆之經濟侵略》，頁121。

⁷³ 秦孝儀主編：《中華民國重要史料初編—對日抗戰時期第七編 戰後中國（一）（以下簡稱《史料初編—戰後中國（一）》）》（臺北：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黨史委員會，民國70年），頁749。

⁷⁴ 初蘇方索價251萬美金。我方判斷蘇聯讓價甚大，或係「急於撤退所致」，直到1945年9月，蘇聯支持伊犁占據獨山子油礦後，國府才恍然大悟，蘇既騙取中國170美金，又非法盜採中國的石油。中華民國外交部：《蘇聯對新疆的經濟侵略》，頁123、126。

迪化飛機製造廠是1939年中蘇雙方商定合資興建的，因中方對蘇聯所設計生產的飛機性能不滿意，⁷⁵ 直至1942年蘇在迪化建成工廠並生產出飛機，而兩國間尚未簽訂建廠合同。同年8月17日，盛世才建議與蘇聯交涉迪化飛機製造廠問題，⁷⁶ 國府乃於10月16日對蘇駐華大使潘友新提出，貴國在迪化之飛機製造廠，久已開工出品，而合同尚未簽訂，此事有礙中國主權，實應及早改正。⁷⁷ 10月21日，外交部提出：飛機廠有「早日收回」或「與蘇聯合辦」兩種意見，要聽新疆的意見。1943年1月31日，吳澤湘覆電外交部，力主中方「備價收回自辦」，而「合辦」則是萬不得已的辦法。萬一蘇聯不肯價讓我收回，則請力持雙方合辦主張。⁷⁸

2月，中方正研究草擬該合作方案時，蘇聯於4月15日通知盛世才：蘇聯決定取消飛機製造廠，並於最近將所有工人及技術管理人員、物資、機器一併撤回蘇聯。⁷⁹ 中方對此事作出回應，5月6日，外交部次長吳國楨希望蘇聯政府能將飛機廠及油礦機件價讓，⁸⁰ 是為國府首次向蘇方提出飛機廠價讓問題。

5月7日，蔣中正致盛世才函：

以意度之，如果國際或俄、日無大變化，非萬不得已，彼決不願撤回此已裝置之器材，故吾人不患其撤去之速也。……若能早撤

⁷⁵ 〈蔣委員長致立法院長孫科指示設飛機廠必須製造最新需用之飛機〉（民國29年4月13日）秦孝儀主編：《史料初編—戰時外交（二）》，頁522。

⁷⁶ 〈蔣介石為新疆對蘇外交及移民諸問題致孔祥熙代電〉（1942年8月29日）轉引自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編：《中華民國史檔案資料匯編》，第5輯第2編，《政治（四）》，頁803。

⁷⁷ 〈蔣中正接見蘇聯駐華大使潘友新商談訂立獨山子油礦與飛機製造合同等問題談話紀錄〉（民國31年10月16日），秦孝儀主編：《史料初編—戰時外交（二）》，頁536。

⁷⁸ 〈吳澤湘電外交部〉（民國32年1月31日），《外交部檔案：新疆農具製造廠案》，國史館藏，檔號172-1/1515。

⁷⁹ 〈盛世才呈蔣中正報告蘇聯政府通知各事〉（民國32年4月17日），秦孝儀主編：《史料初編—戰時外交（二）》，頁447。

⁸⁰ 〈外交部次長吳國楨致蘇聯駐華大使潘友新說明中國政府希望蘇將在新飛機廠及油礦機件價讓備忘錄〉（民國32年5月6日），秦孝儀主編：《史料初編—戰時外交（二）》，頁450。

一日，則吾人應協助其早日撤回，不必勉強，亦不必有所顧忌。⁸¹

7月20日，航空委員會主任周至柔察看該廠，各項機器已拆除搬回約80%，僅剩一些附屬設備與廠房，建議不管將來該廠用途與價值如何，均應收買。一則可促其撤退殘留之兵，二則在此盟國抗戰環境日有轉變可能之時，亦以速即購買為宜。⁸² 12月，中蘇雙方開始就中方購買迪化飛機製造廠問題談判，1944年5月達成協議，中方以420萬美金（其中295萬美金用4萬5千頭活羊抵充）買回該廠廠房所剩附屬設備。

6月4日，所有交接辦理完竣。當晚該廠人員車輛及紅八團守衛，連同坦克車裝甲車開始撤退。⁸³ 至此，該廠完全歸我所有。此後蘇聯飛機入境，即依照外國航空器飛航國境統一辦法辦理，取消一切特權。⁸⁴

1942年10月5日，國府透過盛世才向蘇聯提出「收復主權」的要求：

除蘇聯外交官員，可給予在新疆居留之自由外，其它在新疆的一切蘇聯人員—包括軍事顧問人員、軍事教官、財政廳及建設廳之蘇聯顧問、技術專家、工程師、醫生、紅軍駐哈密的第八團整個部隊、阿爾泰與伊犁區的錫礦人員與探測人員等，都應在三個月內，一律撤離新疆省。⁸⁵

但蘇聯遲不撤退，蘇軍反從伊犁越境繼續向哈密增防，⁸⁶ 這行動明顯

⁸¹ 〈蔣中正致盛世才告以獨山子油礦與飛機製造已令外交部向蘇大使提出交涉函〉（民國32年5月7日），秦孝儀主編：《史料初編—戰時外交（二）》，頁450。

⁸² 〈航空委員長周至柔呈蔣中正洽購飛機製造廠設備經過報告〉（民國32年8月2日），秦孝儀主編：《史料初編—戰時外交（二）》，頁451-452。

⁸³ 轉引自蔡錦松：《盛世才在新疆》，頁379。

⁸⁴ 〈外交部長宋子文轉呈吳澤湘特派員來電報告已函請蘇方將新省境內各航空站一律結束〉（民國32年12月31日），秦孝儀主編：《史料初編—戰時外交（二）》，頁456-457。

⁸⁵ Allen S. Whiting & Sheng Shih-ts'ai, *Sinkiang*, pp. 255-256.

⁸⁶ 盛世才：〈盛世才重要啟事〉，《臺灣新生報》，民國45年10月9日，版2；盛世才：〈新疆十年回憶錄〉，《自立晚報》，民國40年10月27日、11月6日，版1。載手提機關槍、紅軍大兵卡車，彈藥、行李卡車數10輛，坦克車20餘輛。見張大軍：《新疆風暴七十年》（九），頁5115。

地是在試探中國心意的虛實，⁸⁷亦充分證明蘇聯並未因德蘇戰爭，而放棄對新疆的侵略。盛世才未予妥協，除向蘇聯提出嚴重抗議與強烈要求其立即退出新疆外，並在迪化日夜挖掘防空洞，挑選各族壯丁組織10萬游擊隊，以表示不惜一戰的決心。⁸⁸歷時一個月餘的談判交涉，蘇聯終於決定11月14日立即撤回補充戰車，及在三個月內將所有在新疆之蘇聯人員及紅軍第八團撤返蘇聯。⁸⁹

然三個月期限屆滿（至1943年2月中旬），蘇聯仍無行動表示，2月9日，蔣中正指示盛世才依擬定計畫辦理，⁹⁰盛世才於3月6日對蘇聯軍事顧問團長瓦西里也夫施加壓力，促紅軍第八團撤兵，⁹¹否則將被調往抗日前線。⁹²盛世才與國府對蘇聯撤兵乙事分別扮演軟、硬角色。4月15日，蘇聯正式通知新疆省政府，將哈密紅八團撤回蘇聯，駐哈密飛行部隊亦調回蘇聯。⁹³至5月14日開始撤退回國，顯示已對新疆放棄之意。⁹⁴

蘇聯知道侵占新疆的企圖失敗，於6月16日向國府遞一備忘錄，指責盛對蘇聯的措施為「非法及仇視的行爲」，並將「盛蘇密約」交給國

⁸⁷ 香島明雄：〈新疆政變—國民政府の對應〉，《京都産業大學論集》，第12卷第1期，頁238。

⁸⁸ 盛世才：〈牧邊瑣憶—從南京到新疆〉，《春秋雜誌》，第4卷第6期（民國56年6月1日），頁3。

⁸⁹ 張大軍：《新疆風暴七十年》（九），頁5103；Allen S. Whiting & Sheng Shih-ts'ai, *Sinkiang*, p. 266.

⁹⁰ 即造報所有在新部隊編制，若紅八團屬新疆部隊編制，則應服從中央統一調動；若是蘇方駐軍，則屬非法，應請撤出。

⁹¹ 奉第八戰區長官部電令，將新疆所有部隊番號、駐地、編制…等分別詳報。惟對哈密紅八團，如何造報，頗成問題，如不造報，哈密中央辦事員，都會知道；造報，則中央命令調動時，蘇聯政府一定要憑怨你（瓦西里也夫）。「盛世才電蔣中正報告，向本署軍事顧問瓦西里也夫提出關於哈密第八團問題問答經過」（民國32年3月26日），〈新疆問題〉，第53卷，《蔣檔》，典藏號：002080101053024a。

⁹² Allen S. Whiting & Sheng Shih-ts'ai, *Sinkiang*, p. 89.

⁹³ 〈盛世才呈蔣中正報告蘇聯政府通知各事〉（民國32年4月17日），秦孝儀主編：《史料初編—戰時外交（二）》，頁447；民國32年5月28日條，秦孝儀主編：《總統蔣公大事長編初稿》，卷5（上），頁311。

⁹⁴ 公安部檔案館編注：《唐縱日記》，頁358。

府，⁹⁵ 企圖離間國府與盛氏關係。該約簽訂始末，盛早在歸順國府時已向蔣中正報告，⁹⁶ 所以其反間計又告失敗，再也無法利用中國地方行政首長來侵奪新疆主權。

肆、中央力量進入新疆

一、黨政人員至新

國府得到盛世才的盡忠承諾後，便策劃向新疆派遣外交、黨務各類人員，作為將來控制新疆，進而取代盛勢力的骨幹力量。1942年底至1943秋，是國府在新疆建立、發展、鞏固的時期，各方面的部署逐次就緒，各部門的活動也漸次展開。⁹⁷

1942年12月28日，中國國民黨第五屆中央執行委員會議決議重建中國國民黨新疆省黨部（1943年1月16日重建），以盛世才為主任委員，⁹⁸ 這是中央某種程度讓步的結果，⁹⁹ 惟仍派中央執行委員梁寒操指導新疆黨務，¹⁰⁰ 顯見國府對盛的信賴度仍低。只是當時要優先處理對蘇聯關係，對新疆則依「方略」的實施要領，「徵得盛之同意後，逐漸改組新疆省政府」。¹⁰¹ 盛在對蘇聯交涉時，與國府密切合作表現盡忠，但關於內政卻

⁹⁵ 蔣中正：《蘇俄在中國》，頁103。

⁹⁶ 「蔣中正關於新疆問題對蘇聯大使談話大意」（民國31年7月9日），〈新疆問題〉，第53卷，《蔣檔》，典藏號：002080101053004。

⁹⁷ 李帆群：〈盛世才投靠國民黨的前前後後〉《新疆文史資料選輯》，第22輯，頁105。

⁹⁸ 民國32年1月16日條，秦孝儀主編：《總統蔣公大事長編初稿》，卷5（上），頁266。黃如今、洪軌、張大同、于振瀛、林伯雅、張志智為新疆省黨部執行委員。

⁹⁹ 美國駐華大使館獲悉，重慶當局原派遣一黨部官員赴迪化擬任黨部主任委員，惟（盛）將軍不表贊成。〈美國駐華大使高思呈國務卿電〉（1943年1月19日），《一九四三年中美外交關係文件》（臺北：聯合報社，民國51年4月13日，再版），頁89。

¹⁰⁰ 張大軍：《新疆風暴七十年》（九），頁4925。

¹⁰¹ 〈軍事委員會參謀總長何應欽呈蔣委員長報告擬具收復新疆主權方略〉（民國31年7月13日），秦孝儀主編：《史料初編—戰時外交（二）》，頁439。

又頑強抵抗。

黨務實權操在國府手中，盛恐新疆省黨部成爲國民黨的一統天下，要求增加執行委員，國府同意加派盛世才保薦的李英奇（民政廳長）、李溥霖（建設廳長）、程東白（教育廳長）、何耿光（政治部訓練主任）爲新疆省黨部執行委員。¹⁰² 由人事安排可看出，國府要藉機掌握新疆政權，而盛世才爲保全其在新疆權力，亦部署心腹固占省黨部委員之職。

新疆省黨部是國府在新疆推行政治策略的指揮部，其主要任務爲：一、宣傳三民主義；二、登記和發展黨員、建立省督察專員公署、縣各級組織。¹⁰³ 爲發展黨的組織工作，中央黨部宣傳部長梁寒操、新疆省黨部書記長黃如今等，分赴南北疆視察指導，這是自國民政府成立以來，第一次在新疆從事宣慰工作。雖然盛世才常以新疆省地鄰蘇聯，環境特殊爲由，推諉黨務工作的推行，¹⁰⁴ 但國府要通過新疆省黨部發展黨員和建立各級組織來控制新疆，僅1943年新疆共成立31個縣黨部，84個區黨部，460個區分部，808個小組。省黨部下屬各級組織的建立，使國民黨在當地有了一批力量，表明國民黨在新疆已邁出一大步。爲培訓幹部，成立中央訓練團新疆分團，在1943年舉辦三期訓練班，共訓練幹部580名左右，學員畢業後多擔任各級黨政幹部，¹⁰⁵ 國府勢力始自迪化逐漸深入全疆各地。

由於新疆人才缺乏，爲鼓勵青年效法張騫、班超，「獻身邊疆，開發大西北」，國府公布「邊疆從政人員獎勵條例」¹⁰⁶ 及「中央派赴新疆黨政工作人員待遇辦法」，¹⁰⁷ 規定凡赴新疆工作人員，發給治裝費、安

¹⁰² 新疆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編著：《新疆簡史》，第3冊（烏魯木齊：新疆人民出版社，1985年5月），頁318。

¹⁰³ 金紹先：〈國民黨反動勢力進入和統治新疆〉，《新疆文史資料選輯》，第2輯（1979年8月），頁29。

¹⁰⁴ 丁慰慈：〈張志智面折盛世才〉，《大成》，第40期（1977年3月1日），頁12。

¹⁰⁵ 新疆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編著：《新疆簡史》，第3冊，頁320-321。

¹⁰⁶ 「邊疆從政人員獎勵條例」（民國32年5月18日），〈邊區人事法令〉，《國民政府檔案》，國史館藏，典藏號：001012812002。

¹⁰⁷ 「中央派赴新疆黨政工作人員待遇辦法」（民國33年2月17日），〈邊區人事法令〉，《國民政府檔案》，國史館藏，典藏號：001012812002。

家費，工作三年後，再增發半年的薪俸作為獎勵，並發給路費，回內地探親。這對於當時待遇低微的公教人員是一大誘因，「到新疆去！」當時在重慶成為一時髦的口號，¹⁰⁸ 1943年一年中就吸收到720餘名黨員。為避免與盛世才發生衝突，國府對入新疆工作人員強調：一切尊重和依靠盛世才辦事，須事事秉承盛督辦的指揮督導，¹⁰⁹ 處好盛世才第一，不急於求事功，¹¹⁰ 是當時國府對新疆的工作方針。

1943年3月，國防最高委員會決議成立新疆省監察使署，以羅家倫為首任監察使，¹¹¹ 對外表示新疆主權已確屬於中華民國，對內則積極監督新疆一切政務，收拾人心，安定局面。惟因盛世才身兼中央監察委員，所以監察使署的任務則宣撫實過於監察。¹¹²

二、軍事力量跟進

由於1933年黃慕松、羅文榘宣慰新疆的教訓，¹¹³ 國府把軍事視為控制新疆之關鍵所在，要左右新疆政局必須向新疆增強軍事力量。

¹⁰⁸ 新疆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編著：《新疆簡史》，第3冊，頁317。

¹⁰⁹ 〈對派赴新疆工作同志之指示〉（民國31年12月21日），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黨史委員會：《先總統蔣公思想言論總集》，卷19（臺北：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黨史委員會，民國73年），頁403；朱家驊：〈去新疆後〉（民國32年3月23日），在中央組織部招待赴新疆工作人員茶會上之講話。

¹¹⁰ 吳忠信對金紹先說的。轉引自金紹先：〈國民黨反動勢力進入和統治新疆〉，《新疆文史資料選輯》，第2輯，頁19。

¹¹¹ 「蔣中正電于右任新疆省可設監察使署，羅家倫任監察使，王籍田任副使。」（民國31年12月3日）《國民政府檔案》，國史館藏，典藏號：001018000001。監察院長于右任提請設置並提請特派羅家倫為監察使。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黨史委員會：「國防最高委員會第104次常務會議記錄」（民國32年3月1日），《國防最高委員會常務會議記錄》，第5冊（臺北：中國國民中央委員會黨史委員會，民國84年12月，影印版），頁157-158。

¹¹² 羅家倫：〈天山逸史零篇〉，《羅家倫先生文存》，第2冊（臺北：國史館、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黨史委員會，民國77年12月），頁915。

¹¹³ 當時中央疏於軍事布置，對盛世才與馬仲英交戰無可如何，面對猝發的事變，赤手空拳，只能聽任盛之擺布。

1942年蔣中正巡視河西走廊後，即著手軍事部署，令第八戰區長官部在武威成立第29集團軍總部，李鐵軍任總司令，指揮所部集中於蘭州、武威、嘉峪關，與紅八團相對峙；並轄下第42軍衛戍安西、玉門一帶，遙制哈密紅八團，¹¹⁴ 作為中央軍入新的準備。

按「方略」之設計，國府軍事力量進入新疆的步驟為：增闢南疆機場，以保護機場的名義，適時派中央軍一部進駐該地，以後再適時劃南疆為一師管區，從事軍備建設。¹¹⁵ 然而，蘇聯一面由紅八團向迪化偵察道路、修築橋樑予以威脅，¹¹⁶ 一面暗中支持阿山（今阿勒泰）哈薩克族暴動，¹¹⁷ 以制盛。國府遂以平亂為由乘機繼續向新疆調軍，¹¹⁸ 並令朱紹良飛迪化坐鎮策劃。¹¹⁹ 「安知俄國今日轟炸我新疆，而非為我國軍正式進駐新疆，收復我主權之良機乎？」¹²⁰

伺機入新的中央軍，為避免刺激蘇聯而小心翼翼，1943年4月，朱紹良調動六個徒手新兵團至新疆，¹²¹ 接受盛世才訓練。盛恐此兵團對其不利，將其化整為零，分成幾個區訓練，帶兵的下級軍官都調派至辦公廳或訓練機關服務，不讓彼等實際掌握兵權，¹²² 國府亦默認此事。

9月，新編的第18旅徐汝誠部隊開進哈密，與蘇聯紅八團對峙，蘇聯

¹¹⁴ 張大軍：《新疆風暴七十年》（九），頁5127。

¹¹⁵ 〈軍事委員會參謀總長何應欽呈蔣委員長報告擬具收復新疆主權方略〉（民國31年7月13日），秦孝儀主編：《史料初編—戰時外交（二）》，頁439-440。

¹¹⁶ 張大軍：《新疆風暴七十年》（九），頁5088。

¹¹⁷ 阿山哈薩克族從1940年起開始進行反政府暴動，蘇聯曾協助盛世才進行武力鎮壓，1942年盛、蘇關係破裂後，蘇聯轉而支持哈薩克族暴動。

¹¹⁸ 盛兵力空虛，恐分批撤退的紅八團餘部突然襲擊，不得不允准國府部隊入新協助駐防。張大軍：《新疆風暴七十年》（九），頁5120。

¹¹⁹ 〈蔣中正致朱紹良為蒙哈匪向我烏河部進攻指示布置要點〉（民國33年3月19日），秦孝儀主編：《史料初編—戰時外交（二）》，頁461。

¹²⁰ 蔣中正1944年3月22日日記，見蔣經國：《風雨中的寧靜》（臺北：黎明文化事業公司，1977年），頁40。

¹²¹ 「美國駐華代辦范宣德呈國務卿電」（1943年4月21日），聯合報社編譯：《一九四三年中美外交關係文件》，頁108。電文稱：中國國軍一師，應新疆省政府主席盛世才將軍的要求，業已開入新疆，4月21日抵迪化。

¹²² 張大軍：《新疆風暴七十年》（九），頁5122-5123。

紅軍格於外交壓力，而徐旅既到，便加速撤退，至11月4日完全撤盡。

蔣中正巡視河西走廊後，令第八戰區長官在武威成立之第29集團軍總司令部，為鎮壓阿山烏斯滿，派所部新編48師進駐奇臺，新編45師分駐哈密、鎮西、吐魯番一帶，預備第7師進駐迪化老滿城、伊犁。¹²³ 中央軍隊進駐在哈密、鎮西、奇臺、迪化一線及阿山區等地，控制了北疆各戰略要地。

中央軍先後至新疆的部隊不過萬餘人，以迪化為中心，分散兵力，佈防於天山南北之戰略要地，¹²⁴ 直接歸第八戰區副司令長官盛世才指揮，原有的空軍改為空軍第16總站，歸中央指揮。至此國府控制新疆形勢大致底定。

伍、盛世才調離新疆

盛世才公開反蘇，蘇聯勢力退出新疆，國府力量入新，蘇聯忌憚國際局勢，未能公開採取嚴厲對策，乃改採策動新疆民族主義分子與漢人鬥爭，¹²⁵ 作為最後爭扎。

其時蘇聯以軍器支援阿山區¹²⁶ 哈薩克族頭目烏斯滿（亦作烏斯曼）擴大變亂，嗾使其成立「新回教國」，¹²⁷ 組織「阿爾泰哈薩克復興委員

¹²³ 張大軍：《新疆風暴七十年》（九），頁5126-5128。

¹²⁴ 鎮西有交通警察總隊駐紮，由哈密、伊吾直至吐魯番為該隊防區。第18混成旅部駐紮奇臺，其防區東至木壘河，西達孚遠縣。預備第7師司令部設在迪化西老滿城，其防區西達焉耆，南至婁羌。張大軍：《新疆風暴七十年》（九），頁5128。

¹²⁵ 吳相湘：《俄帝侵略中國史》，下篇（臺北：國立編譯館，民國46年5月，第2版），頁444、447。

¹²⁶ 阿山（阿勒泰）地區位於新疆北部，轄屬阿勒泰、富蘊、福海、青河、吉木乃、布爾津、哈巴河七縣，分別與蘇聯和外蒙古交界。阿爾泰山為該區的主要山脈，沿阿爾泰山山麓大多為夏季牧場，自古以來，就是中國游牧民族活動的重要場所之一。白振聲（日）鯉淵信一主編：《新疆現代政治社會史略》（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2年12月），頁346。

¹²⁷ 〈盛世才32年12月滌、世電〉，轉引自公安部檔案館編注：《唐縱日記》，頁422。

會」，¹²⁸ 設置司令部，鼓動反盛，以製造中蘇邊界上的軍事衝突，¹²⁹ 圖謀藉此重新掌控新疆，使新疆不得長治久安。

1944年3月，烏斯滿部隊雜以外蒙軍隊，在蘇聯飛機掩護下，進犯青河、烏河等地，¹³⁰ 到處衝殺，如入無人之境。國府不能坐視亂局擴大，除派第八戰區司令長官朱紹良赴新實地調查處理外，並調派精銳部隊三師入新協防，¹³¹ 撥發械彈器材補充軍實，暫行扼止蘇聯空軍的轟炸，惟一時仍無法遏阻其策動、指揮之哈薩克叛軍陸上的攻擊行動。¹³²

面對蘇聯的挑釁，外交特派員吳澤湘曾向蘇聯駐迪化總領事提出抗議，要求制止，蘇聯斷然拒絕。¹³³ 繼而外交部亦對蘇聯犯新的不法行為提出詰問，蘇聯非但不承認，反誣詆國府在外蒙邊界採取軍事行動，宣稱：

新疆軍隊追緝哈薩克人民，有侵入外蒙領土之情事，蘇聯政府根據1936年3月12日與蒙古所訂立之「互助條約」，故不得不予外蒙以一切援助及支持。¹³⁴

事實上，當時中國抗日戰爭已到最後關頭，自顧尚且不暇，那有餘

¹²⁸ 秦孝儀主編：《史料初編—戰後中國（一）》，頁744。

¹²⁹ 羅家倫：《心影遊蹤集》，下冊（臺北：正中書局，民國46年1月），頁96。

¹³⁰ 張大軍：《新疆風暴七十年》（十）（臺北：蘭溪出版社，民國69年10月），頁5993。

¹³¹ 派二個師增援新疆剿哈匪，並派一師進駐迪化。〈事略稿本〉（民國33年3月19日），《蔣檔》，典藏號：002060100186019；秦孝儀主編：《總統蔣公大事長編初稿》，卷5（下），頁494。

¹³² 在陸地方面蘇聯除積極補充哈薩克族步槍外，並增加輕重機槍、自動步槍等武器，及指揮哈薩克族作戰之指揮官，均係蘇聯與外蒙人。見〈盛世才呈蔣委員長報告蘇方策動哈匪叛變之陰謀及我方之對策〉（民國33年4月28日），秦孝儀：《史料初編—戰時外交（二）》，頁461。

¹³³ 秦孝儀主編：《史料初編—戰後中國（一）》，頁745；孫福坤：〈蘇俄對新疆的政治軍事侵略〉《我們的敵國》，下集（臺北：中央日報社，民國41年10月），頁235-236。

¹³⁴ 「蔣中正電羅斯福謂蘇飛機近復炸射新疆軍隊」（民國33年4月3日），〈事略稿本〉，《蔣檔》，典藏號：002060100187003；1944年3月31日條，秦孝儀主編：《總統蔣公大事長編初稿》，卷5（下），頁502。

力顧及外蒙。阿山叛亂，始終是蘇聯的陰謀，係有計畫的侵略行動。

蘇聯主使蒙哈入侵新疆，表面上成爲新、蒙糾紛，實則一面壓迫省方就範，¹³⁵ 並暗示國府撤換盛世才，以期一時的妥協，¹³⁶ 務使盛世才在新疆無法立足。

中蘇關係因蘇、蒙進侵新疆事件的持續進展，已明顯惡化，此時日軍又正加緊對華進攻，中共則乘隙脅迫國府，要求取得與國府平等的地位。¹³⁷ 面對日軍橫行，中共囂張的雙重壓力及盟國的觀望，國家前途岌岌可危，在無外援情況下，國府對蘇聯只好採取忍讓克制的方針。¹³⁸ 然此一邊界衝突的情勢，已嚴重影響遠東戰局，蔣中正乃致電美國總統羅斯福（Franklin D. Roosevelt），請其注意蘇聯的動態。¹³⁹ 羅斯福總統則要我盡一切努力，儘速解決中蘇懸案，並建議將外蒙新疆邊境事件予以擱置，以待戰爭之結束。¹⁴⁰ 顯見美國關心的是抗日全局，中蘇協議先於新疆事件。

¹³⁵ 時中共在陝北亦秘密集中部隊，準備突變，進攻蘭州、西安，蔣中正確認此爲蘇聯、中共互相勾結陰謀。民國33年3月11日條，秦孝儀主編：《總統蔣公大事長編初稿》，卷5（下），頁491。另據吳澤湘告訴美國駐迪化領事，蘇聯此舉目的，是在考驗中央與新疆合作，進而開闢新疆、寧夏、陝西走廊，俾與中共相連。參見The “Ambassador in China (Gauss) to the Secretary of States”, Chungking, Apr. 3, 1944, *Foreign Relations, 1944, China*. PP. 756-766. 轉引自教育部主編：《中華民國建國史》，第4冊—抗戰建國（三），頁1273。

¹³⁶ 「考慮對俄機轟炸我軍以掩護哈匪眾向我進攻之處置方針」（民國33年3月19），〈事略稿本〉，《蔣檔》，典藏號：002060100186019002x。

¹³⁷ 蔣經國：《風雨中的寧靜》，頁35-38。

¹³⁸ 「對俄國橫暴之來，能忍痛自制，形式上示弱雖甚，然外交處境惟此一途。如果我與之據理爭勝，則彼俄更有隙可乘；而我亦無外援，則必陷於絕境，所謂誓與約言，其實皆是爲強權所利用而已。」蔣經國：《風雨中的寧靜》，頁41。

¹³⁹ 「蔣中正電羅斯福謂蘇飛機近復炸射新疆軍隊」（民國33年4月3日），〈事略稿本〉，《蔣檔》，典藏號：002060100187003。

¹⁴⁰ 「羅斯福總統電關於外蒙新疆邊境事件」（民國33年4月10日），〈新疆問題〉，第57卷，《蔣檔》，典藏號：002080101057002；秦孝儀主編：《蔣總統大事長編》，卷4，（臺北：民國56年10月31日），頁115。

當時美國已參加世界大戰，惟恐中蘇邊境衝突再擴大，將影響中蘇邦交，而減弱同盟國力量，便出面調停，派副總統華萊士（Henry A. Wallace）前來視察，道經蘇聯，在迪化稍駐，再飛重慶，觀其行徑，用意可知。而蘇聯卻不讓我邊境安枕，當華萊士到新疆時，中蘇邊境衝突暫時停止，離新疆後，大規模騷動又起。¹⁴¹

這時盛世才已是蘇聯在新疆的首號敵人，故華萊士副總統至重慶，對盛世才主持新疆的作風有所指摘，聲稱盛氏是改善中蘇邦交的一項障礙。¹⁴² 而國府亦有撤換盛世才，以緩和外交局勢之說法。¹⁴³ 未料，美國的綏靖主義卻是促成盛世才再度倒向蘇聯的決定性因素。

中國國民黨在新疆積極發展黨務，中央軍隊源源開進星星峽後，引起盛世才的恐慌。認為與其當初想利用國府力量維持獨裁統治的初衷大相逕庭，遂對中國國民黨黨員的行動加以監視，當宣傳部長梁寒操、新疆省黨部書記長黃如今等在南北疆巡視，每天的活動均由當地警務處和隨行密探向盛世才報告。省黨部主張派出縣黨部籌備員直接吸收黨員，盛則主張先由縣警察局提出，後由省黨部審查批准，待黨員發展到相當人數後，再籌組縣黨部，企圖阻止國民黨勢力迅速發展。¹⁴⁴ 盛欲指揮調動入新中

¹⁴¹ 羅家倫：〈天山逸史零篇〉，《羅家倫先生文存》，第2冊，頁916。

¹⁴² 華萊士在莫斯科獲知蘇聯蓄意去盛已非一日，故於抵渝時，即向蔣中正建議，謂如能將盛內調，當可改善中蘇關係。見張大軍：《新疆風暴七十年》（十），頁5,998-5,999。另見1944年8月11日條，《總統蔣公大事長編初稿》，卷5（下），頁577。在抗戰末期，蘇聯前後任駐華大使鮑格莫洛夫、潘友新，常大事宣傳，說新疆督辦盛世才是中蘇兩國邦交與親善的障礙，時有請求中國撤換的舉動。見盛世才：〈新疆十年回憶錄〉，《自立晚報》，民國41年10月20日，版1。

¹⁴³ 待匪肅清以後，乃內調盛世才來中央服務。蓋盛不離新，則新疆糾紛不能平定，新疆不能平定，則共匪與內政亦難解決，而共匪不除，抗戰與外交皆無成功之道。「考慮對俄機轟炸我軍以掩護哈匪眾向我進攻之處置方針」（民國33年3月19），〈事略稿本〉，《蔣檔》。「常會中孫科竟出中國外交非親俄必亡之妄語，主張立即撤換盛世才。」（民國33年4月4日）〈事略稿本〉，《蔣檔》，典藏號：002060100187004001x。

¹⁴⁴ 新疆社會科學院：《新疆簡史》，第3冊，頁330。

央軍，國府未准其請，與種種要求未能如願，¹⁴⁵ 同時請求國府將新疆原有的六個師擴編為三個軍，期與入新之第29集團軍對抗，亦未獲核准，¹⁴⁶ 乃疑國府對他不信任，故對中央駐軍採取控制軍糧政策，使中央軍存糧不過三日之需，¹⁴⁷ 也種下盛世才再度傾蘇的因素。

1943年9月，盛世才赴重慶參加中國國民黨第五屆第十一中全會，這是盛出掌新疆政權十年以來，第一次至中樞述職。國府及各方對盛優遇逾恆，均對新疆前途表示無限樂觀，蔣中正亦引以為慰曰：「對內對外，中央無形之威聲大增矣！國內統一與團結之表現，為抗戰以來最足自慰之一事也。」¹⁴⁸ 盛因此自視益高，自重慶返迪化後，對國府多所批評，認為黨內派系紛紜，互相排擠，在此局面下，新疆須自成系統，力求發展。¹⁴⁹ 其時又逢國內外形勢劇變，德蘇戰爭蘇軍反敗為勝；而我軍在豫湘戰事不利；「德黑蘭會議」的結果，英美蘇共同遺棄中國，使中國國際地位大為低落。¹⁵⁰ 這使盛世才發現其投向國府路線或許錯誤，¹⁵¹ 開始再度作投蘇之計，於是深居簡出，重要會議概不出席，不和黃如今等見面，此為其屢次製造陰謀暴動案的常態，熟諳邊情者，預料新疆政治必有變化。¹⁵²

1944年4月，盛世才逮捕省府秘書長劉效藜、教育廳長程東白、省黨

¹⁴⁵ 如請准予編練十個保安團；以進剿哈匪為名要求中央派空軍入新歸其指揮；要求中央增撥幹部訓練經費，中央以抗戰時期財政困難，均未准其請，盛世才遂疑中央削其政權。張大軍：《新疆風暴七十年》（十），頁5954-5955。

¹⁴⁶ 張大軍：《新疆風暴七十年》（十），頁5954-5955。

¹⁴⁷ 羅家倫：〈天山逸史零篇〉，《羅家倫先生文存》，第2冊，頁922。

¹⁴⁸ 〈事略稿本〉（民國32年9月4日），《蔣檔》，典藏號：002060100180004003a；民國32年9月4日條，秦孝儀主編：《總統蔣公大事長編初稿》，卷5（上），頁369。

¹⁴⁹ 宋念慈：〈我所認識的盛世才〉，《傳記文學》，第55卷第4期（民國78年10月），頁79。

¹⁵⁰ 安寧：《新疆內幕》，頁160。

¹⁵¹ 據美國駐迪化領事克拉伯說：「最近蘇聯與新疆關係之惡化，係起始於1942年夏季，由於新疆省主席盛世才低估蘇聯方面對德國的軍事力量，而過分高估中國中央政府之潛力所致。」徵信新聞社譯：《一九四三年中美外交關係》，第2冊，頁97。轉引自張大軍：《新疆風暴七十年》（十），頁5936。

¹⁵² 劉效藜：《十年邊政之剖視》（迪化：新疆人社發行，民國37年2月），頁5。

部委員何耿光等地方幹部10餘人，¹⁵³ 誣指他們是共產黨祕密組織成員，陰謀推翻盛政權，其目的在試探國府意旨。¹⁵⁴ 待獲知其職務將更換後，認為其歸順國府，仍不免調職，還不如再回蘇聯的卵翼下較好。¹⁵⁵ 蘇聯駐迪化總領事館頓形活躍，其親信警務處長李英奇長久留伊犁不歸，盛並屢向新疆監察使羅家倫探詢國府當局對其之意見。¹⁵⁶ 其原先疑忌已深，至此再轉變的跡象更為明顯。

8月11日，盛世才對在新疆之人員以企圖陰謀暴動，組織反動政權為由，逮捕新疆省黨部委員兼書記長黃如今、省建設廳長林繼庸等國府派赴新疆工作人員，及地方幹部約200餘人。¹⁵⁷ 省黨部及省政工作幾乎完全癱瘓，國府對選派赴新疆工作人員是萬分慎重，自然不會相信彼等為共產黨員。事後盛為表示和國府仍保持良好關係，除把案情報告重慶，¹⁵⁸ 並派督署參謀長汪鴻藻面謁新疆監察使羅家倫，告以省方當局破獲一大陰謀暴動案，因事機緊迫，不及去電請示國府，已於昨晚（11日）逮捕首要分子。¹⁵⁹ 此時盛世才尚無把握能取信於蘇聯，不敢斷絕中央的歸路，故新

¹⁵³ 其他被捕者尚有新疆日報社長宋念慈、副社長郎道衡及伊犁區行政督察專員徐伯達。彼等不僅是盛世才的密友，且是盛在秉政後匯路費迭次函電邀請去新疆者，過去曾被盛關入囹圄，再放出來任省政要職。見丁慰慈：〈張志智面折盛世才〉，《大成》，第40期，頁15。

¹⁵⁴ 張大軍，《新疆風暴七十年》（十），頁5939。

¹⁵⁵ 羅家倫：〈回憶—盛世才的歸順中央和再圖叛變〉，《羅家倫先生文存》，第8冊，頁370。

¹⁵⁶ 羅家倫：〈天山逸史零篇〉，《羅家倫先生文存》，第2冊，頁917。

¹⁵⁷ 被捕的計有：省黨部委員兼書記長黃如今、省黨部委員張志智、林伯雅、省建設廳長林繼庸、社會處長童世荃、驛運處長顧耕野、外交署科長丁慰慈及各縣縣黨部書記，接著又逮捕第128師師長柳正欣等軍事長官。民國33年8月11、12、29日條，秦孝儀主編：《總統蔣公大事長編初稿》，卷5（下），頁577、582。另據軍令部情報，此事件逮捕約5、600人，見《唐縱日記》，頁456。

¹⁵⁸ 羅家倫：〈天山逸史零篇〉，《羅家倫先生文存》，第2冊，頁919。盛曾發兩電，上銜署蔣委員長鈞鑒，下面發電時日，一署「文丑」，為12日晨4時，一署「文酉」，為12日下午8時，但均同時收到。

¹⁵⁹ 羅家倫：〈天山逸史零篇〉，《羅家倫先生文存》，第2冊，頁919。

疆監察使署未遭侵犯，¹⁶⁰ 僅先施此技要挾固位。¹⁶¹ 盛世才這次的舉動顯含兩面作用，一、向中央示威，略示抵制；二、保存現有地位，別尋出路。¹⁶² 自是盛不僅成爲西北製造國際事件的罪魁，且爲製造內部紛亂以威脅中央的人物。¹⁶³ 國府已不再遷就他，爲安定新疆局勢及維護中蘇友誼，決定調盛氏離新，根本解決新疆問題。於事件發生後四日，即派朱紹良入新處理。

朱紹良於1944年8月15日飛抵迪化，轉達國府意旨，曉以利害；盛世才以新局情勢嚴重，不可一日無人負責，¹⁶⁴ 企圖以退爲進，朱紹良表示須請示中央。與此同時國府已對迪化形成大包圍形勢，駐防迪化城外老滿城的預備第七師部隊，駐哈密的徐汝誠旅聞變均已作戰備，國府調一隊空軍集中酒泉待命，空軍西北軍事總指揮羅機隨朱紹良同機抵哈密準備前進迪化，¹⁶⁵ 以示解決變局之決心。盛世才環顧國府的布置，不能不戒慎，然此時盛氏部隊多在阿山，又過去恐軍人專權，均將部隊打散零星駐紮，調動極難，且自己實力不足以抗拒國府入新部隊，乃與朱紹良周旋。朱氏原定17日飛重慶，盛氏一再要求延期，以便利用這期間，以嚴刑取得被捕者之口供。

8月17日以後，盛即日夜嚴刑逼供，迫彼等承認是共產黨徒；教唆被捕者自供反叛中央，勾結蘇聯、中共，以自圓其說，便向國府交代。¹⁶⁶

¹⁶⁰ 羅家倫：〈回憶—盛世才的歸順中央與再圖叛變〉，《羅家倫先生文存》，第8冊，頁383。

¹⁶¹ 羅家倫：《心影遊蹤集》，下冊，頁97。

¹⁶² 「前新疆省民政廳長李溥霖、警務處長李英奇呈蔣主席報告盛世才不法事實」（民國34年10月31日），〈新疆問題〉，第55卷，《蔣檔》，典藏號：002080101055008042x。

¹⁶³ 張大軍：《新疆風暴七十年》（十），頁5995。

¹⁶⁴ 「盛世才呈蔣中正函」（民國33年8月19日），〈新疆問題〉，第57卷，《蔣檔》，國史館藏，典藏號：002080101057003009a。

¹⁶⁵ 羅家倫：〈天山逸史零篇〉，《羅家倫先生文存》，第2冊，頁922；羅家倫：〈回憶—盛世才的歸順中央與再圖叛變〉，《羅家倫先生文存》，第8冊，頁384。

¹⁶⁶ 廣祿等：《盛世才怎樣統治新疆》，（臺北：中國邊政協會，民國43年7月），頁72。

然這些口供雖經朱紹良帶轉蔣中正，蔣仍以堅定態度令盛世才離新。¹⁶⁷但盛不放棄希望，8月21日，向斯大林報告此次所逮捕的是日本間諜或藍衣社員，並密派其親信汪鴻藻赴蘇駐迪化領事館，請求蘇聯出兵解決中央軍，將以新疆阿山金礦、獨山子石油及45萬隻羊作為酬勞品。¹⁶⁸蘇以不便干涉中國內政為由，拒絕盛的要求。至此盛已黔驢技窮，進退失據，只得聽命國府調遣離新赴重慶，但仍堅持暴動案須由其親自在迪化審訊，請中央派員前往會審，¹⁶⁹國府為使其早日離新，及顧全其面子，決定全案不移渝。¹⁷⁰待國府接收新疆政權，被誣涉嫌陰謀暴動人士均經軍法審理完畢，判決無罪。

8月29日，國府撤銷新疆邊防督辦，發表原督辦兼新疆省主席盛世才調農林部長，以吳忠信主持新疆省政，在吳氏未到任前，由朱紹良代理。¹⁷¹新疆自民國反正以來，第一次由國府正式任命官吏。¹⁷²至此，國府苦心謀劃十六年的新疆，終於納入國府的直接統治之下。

陸、結 語

1933年盛世才為鞏固其掌控之新疆政權，實行親蘇政策，並與蘇結盟，得到蘇聯的軍事、政治、經濟援助，一切唯蘇聯馬首是瞻，蘇聯勢力就全面滲入新疆，排除國府勢力，新疆儼然獨立於中央體制之外。

¹⁶⁷ 患得患失，不明大義，有私無公，見利忘義之人不可用也。〈事略稿本〉（民國33年8月14日），《蔣檔》，典藏號：002060100191014005a。

¹⁶⁸ 張大軍：《新疆風暴七十年》（十），頁5960。

¹⁶⁹ 「盛世才呈蔣中正函」（民國33年8月19日），〈新疆問題〉，第57卷，《蔣檔》，典藏號：002080101057003011x。

¹⁷⁰ 但程東白、宋念慈等可解送來渝審理。公安部檔案館編注：《唐縱日記》，頁487。

¹⁷¹ 《國民政府公報》，渝字第705號（民國33年8月30日），頁3。令朱紹良暫代新疆省政府主席，以安原駐新疆官兵之心。見〈事略稿本〉（民國33年8月23日），《蔣檔》，典藏號：002060100191023001x。

¹⁷² 公安部檔案館編注：《唐縱日記》，頁460。

德蘇戰爭爆發初期，蘇聯處境極其困難，盛認為蘇不足恃，又逼迫其簽訂合辦獨山子油礦協定，刺殺其手足，痛心疾首，¹⁷³ 決定反蘇。繼而珍珠港事變，美國對日宣戰，我國戰局改觀，中樞德威日隆，盛此時外無蘇援，財經頓時空虛，不得不尋求國府支持。在國府多方攏絡下，盛為保全自己的權勢，開始公開反蘇，以表對國府的忠心，企圖維護其統治權。盛世才政治立場之轉變，是迫於形勢，為鞏固祿位計。

蘇聯之從新疆撤退，據盛世才稱：是由於新疆四百萬各族人民、文武官員，爭取新疆未來命運，力拒蘇聯，蘇聯迫不得已才離去，¹⁷⁴ 實則國府政治策略運用的成功是另一重要因素。¹⁷⁵ 新疆黨務、外交、監察等機關的成立，表明新疆已正式歸屬國府，惟因抗戰方殷，中央黨政軍幹部入新，僅為少數人，力量甚微，不能掌握全局。而蘇聯不甘心新疆脫離其掌控，遂思運用少數民族主義分子暴亂以打擊盛世才，製造中蘇邊境軍事衝突。

抗戰軍興，國府為消除內憂，團結對外，對盛世才採寬容、懷柔的態度，終使盛傾向國府。國府勢力得以入新，使新疆的政治、經濟、軍事、外交…等納入中央政府。但當時國府只顧籠絡，爭取新疆內附，派至新黨政人員雖為一時之選，卻未予有系統、有組織的訓練，故無法發揮力量，致使盛世才徘徊不決，不肯輕易就範，再生反側，逮捕國府赴新官員與國民黨在新幹部。8月11日新疆變局所以能迅速解決，乃由於國府對新疆情況，事先已有充分瞭解；中央軍自河西源源西進，表示國府對新疆的重視和決心；及美國對中蘇兩國斡旋，蘇聯為爭取戰時援助，不便因新疆問題與中國再啓兵戎。

蔣中正當機立斷，指派第八戰區司令長官朱紹良迅飛迪化，中央軍

¹⁷³ 「盛世才陳報新省政情六項」（民國31年7月10日），〈新疆問題〉，第53卷，《蔣檔》。

¹⁷⁴ 盛世才：〈新疆十年回憶錄〉《自立晚報》，民國41年10月29日、11月5日，版1。

¹⁷⁵ 〈美國駐華代辦高思呈國務卿〉（1943年10月5日），聯合報社編譯：《一九四三年中美外交關係文件》，頁165。

隨即西進，且不斷對盛精神感召，恩威兼施，新疆終歸中央統一管轄，結束長期的割據狀態。由此證明中央政治策略運用的成功，而盛世才逮捕國府派至新疆工作人員，變成是自毀長城及向蘇聯表錯情，致陷於四面楚歌的困境，不得不離開新疆。國府收復新疆政權，蔣中正稱之是「國民政府自成立以來最大之成功。」¹⁷⁶

¹⁷⁶ 民國31年總反省錄：「新疆省主席兼督辦盛世才於7月間公開反正，歸順中央，河西走廊馬步青軍隊亦完全撤回青海。於是，蘭州以西直達伊犁直徑3,000公里之領土，全部收復，此為國民政府自成立以來最大之成功。」（民國31年12月31日），〈事略稿本〉《蔣檔》，典藏號：002060100171031009x。另見古屋奎二著、中央日報社譯：《蔣總統秘錄》，第13冊，頁64。

徵引書目

（一）檔案

《蔣中正總統檔案》（臺北，國史館藏）

〈特交檔案—一般資料〉，典藏號002080200147134、

〈特交檔案—新疆問題〉，第53卷，典藏號002080101053005、
002080101053008；第54卷，典藏號00208101054001、
002080101054002；第55卷，典藏號002080101055002；
第57卷，典藏號002080101057002。

〈籌筆—抗戰時期〉，第49冊，典藏號002010300049026；
第50冊，典藏號002010300050017。

〈困勉記〉，卷73，微捲號266/1150。

〈事略稿本〉，典藏號002060100168005001x、002060100186019、
002060100187003、002060100186019002x、
002060100187004001x、002060100180004003a、
002060100191014005a、002060100191023001x、
002060100171031009x。

《國民政府檔案》，檔號063 / 535。

《國民政府檔案》，典藏號001012812002、001018000001。

《國民政府公報》，渝字第705號，民國33年8月30日。

《外交部檔案》（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藏）

〈新疆省政府向蘇新貿易公司借款案〉，原檔北字2611號 D-1-3。

（二）專書

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黨史委員會：《革命文獻》，第95輯—西安事變史料（下冊）。臺北：中央文物供應社，民國72年6月。

- 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黨史委員會：「國防最高委員會第104次常務會議記錄」（民國32年3月1日），《國防最高委員會常務會議記錄》，第5冊。臺北：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黨史委員會，民國84年12月，影印版。
- 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黨史委員會：《先總統蔣公思想言論總集》，卷19。臺北：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黨史委員會，民國73年。
- 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編：《中華民國史檔案資料匯編》，第5輯，第2編，政治（四）。江蘇：古籍出版社，1998年。
- 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編：《中華民國史檔案資料匯編》，第5輯，第3編，政治（五）。江蘇：古籍出版社，1998年。
- 中華民國外交部：《蘇聯對新疆之經濟侵略》。臺北：外交部，民國39年7月，頁34。
- 公安部檔案館編注：《在蔣介石身邊八年—侍從室高級幕僚唐縱日記》。北京：群眾出版社出版，1991年12月，第2次印刷。
- 古屋奎二著、中央日報社譯：《蔣總統秘錄》，第13冊。臺北：中央日報社，民國66年9月。
- 白振聲（日）鯉淵信一主編：《新疆現代政治社會史略》。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2年12月。
- 向青、石志夫、劉德喜主編：《蘇聯與中國革命（1917-1949）》。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1994年6月。
- 安寧：《新疆內幕》。新加坡：創墾出版社，1952年8月。
- 吳相湘：《俄帝侵略中國史》，下篇。臺北：國立編譯館，民國46年5月，第2版。
- 香島明雄：《中ソ外交史研究一九三七～一九四六》。京都：世界思想社，1990年。
- 孫福坤：〈蘇俄對新疆的政治軍事侵略〉，《我們的敵國》，下集。臺北：中央日報社，民國41年10月。

- 秦孝儀主編：《中華民國重史料初編—對日抗戰時期第三編 戰時外交（二）》。臺北：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黨史委員會，民國70年。
- 秦孝儀主編：《中華民國重要史料初編—對日抗戰時期第七編 戰後中國（一）》。臺北：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黨史委員會，民國70年。
- 秦孝儀主編：《先總統蔣公思想言論總集》，卷37，別錄。臺北：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黨史委員會，民國73年。
- 秦孝儀主編：《蔣總統大事長編》，卷4。臺北：民國56年10月。
- 秦孝儀主編：《總統蔣公大事長編初稿》，卷4（下）。臺北：民國67年10月。
- 秦孝儀主編：《總統蔣公大事長編初稿》，卷5（上）（下）。臺北：民國67年10月。
- 張大軍：《新疆風暴七十年》，六、九、十。臺北：蘭溪出版公司，民國69年10月。
- 張玉法：《中國近代現代史》。臺北：東華書局，民國77年5月，第10版。
- 教育部主編：《中華民國建國史》，第4冊—抗戰建國（三）。臺北：國立編譯館，民國79年1月。
- 郭廷以：《俄帝侵略中國簡史》，收入《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編》，第99輯。臺北：文海出版社，民國69年9月。
- 陳紀澄：《新疆鳥瞰》。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民國62年5月，臺2版。
- 黃建華：《國民黨政府的新疆政策研究》。北京：民族出版社，2003年4月。
- 新疆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編著：《新疆簡史》，第3冊。烏魯木齊：新疆人民出版社，1985年5月
- 廣祿等：《盛世才怎樣統治新疆》。臺北：中國邊政協會，民國43年7月。
- 劉效藜：《十年邊政之剖視》。迪化：新疆人社發行，民國37年2月。
- 蔣中正：《蘇俄在中國》。臺北：中央文物供應社，民國46年7月，第4版。

- 蔣經國：《風雨中的寧靜》。臺北：黎明文化事業公司，1977年。
- 鄧文儀：《遊蹤萬里》。臺北：著者自刊，民國43年8月，增訂再版。
- 聯合報社編譯：《一九四三年中美外交關係文件》。臺北：聯合報社，民國51年4月13日，再版。
- 簡筌簧：《西北中蘇航線的經營》。臺北：國史館，民國72年6月。
- 羅家倫：〈天山逸史零篇〉，《羅家倫先生文存》，第2冊。臺北：國史館、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黨史委員會，民國77年12月。
- 羅家倫：《心影遊蹤集》，下冊。臺北：正中書局，民國46年1月。
- 羅家倫先生文存編輯委員會：〈回憶—盛世才的歸順中央和再圖叛變〉，《羅家倫先生文存》，第8冊。臺北：國史館、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黨史委員會，民國79年8月。
- Tien-fang Cheng, *A history of Sino-Russian Relations*, Washington D.C. 1957.
- Allen S. Whiting & Sheng Shih-ts'ai : *Sinkiang : Pawn or Pivot?* Michigan State University, 1958.

(三) 報紙、期刊

- 《大公報》，天津，民國22年10月24日，版3。
- 丁慰慈：〈張志智面折盛世才〉，《大成》，第40期（1977年3月1日）。
- 朱培民：〈再論中共與盛世才的關係〉，《新疆烈士傳通訊》，1990年第1期。
- 朱培民：〈論蘇聯、共產國際與新疆盛世才的關係〉，《新疆烈士傳通訊》，1989年第1期。
- 宋念慈：〈我所認識的盛世才〉，《傳記文學》，第55卷第4期（民國78年10月）。
- 李帆群：〈盛世才投靠國民黨的前前後後〉，《新疆文史資料選輯》，第22輯（1987年11月）。
- 李郁塘：〈「關外王」的沒落〉，《中外雜誌》，第38卷第1期（民國74

- 年7月）。
- 金紹先：〈國民黨反動勢力進入和統治新疆〉，《新疆文史資料選輯》，第2輯（1979年8月）。
- 香島明雄：〈新疆政變—國民政府の對應〉，《京都產業大學論集》，第12卷第1期。
- 孫越崎：〈抗戰期間兩次去新疆紀略〉，《文史資料選輯》，第84輯。
- 高登榜：〈難忘的戰鬥歲月〉，《中共黨史資料》，第25輯（1988年3月）。
- 盛世才：〈牧邊瑣憶—從南京到新疆〉，《春秋雜誌》，第4卷第6期（民國56年6月）。
- 盛世才：〈盛世才重要啟事〉，《臺灣新生報》，民國45年10月9日。
- 盛世才：〈新疆十年回憶錄〉，《自立晚報》，民國40年10月27日、11月6日。
- 盛世才：〈新疆十年回憶錄〉，《自立晚報》，民國41年10月20、29日；11月5日。
- 趙明：〈盛世才與國民黨〉，《新疆烈士傳通訊》，1987年第3期。